

纪事二：暂栖西安又别离

随着日军侵华战火的蔓延,沦陷区的高等教育机构,不仅受着物质上的巨大损失,而且随时有存亡绝续之虞。为了保全恢复的元气,维系学脉的延续,它们不得不以种种避难方式做出迁徙之计。在战争的初期,战况惨淡,前途难卜,许多高校漂泊不定,成为“炮火中的大学”、“迁徙中的大学”。在这些高校中,北师大是迁徙最西的大学。本文从西迁的第一站西安说起。

一、首迁校址为什么会选在西安？



报纸记载日军入侵北平

在战争的阴霾下,迁校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员的安置和校址问题。1937年7月29日,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天津也于一天后沦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0月11日,日军进犯太原;12月,南京大屠杀。1938年2月,日军顺津浦路进入鲁南;5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放弃徐州;6月,开封失守;10月,广州、武汉易主,

长沙大火焚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东部交通要道或中断,或由日军掌控,日军烧杀抢掠,战区哀鸿遍野,全国人心惶恐。大学维系的艰难应可想见了。

国民政府对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对战争形势的严峻性还是有所预估的。它不仅在开发西北方面早有政策,对于西北在整个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有清醒的认识。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在《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的文章中提到,“西北为中华民族摇篮,又是中国大陆之屏蔽。从国防考虑,从经济考虑,从文化考虑,都需开发”。戴季陶的表达则更为具体:“建设西北国防,当先借西安为起点……关中之建设完毕,乃经营兰州,而以甘肃为起点,完成整个中国国防建设。”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各种专门人才的重要渊藪、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凭借,在基础异常薄弱的西北,受到重视是很自然的。对此,西北地方当局有呼吁,国民党中央政府也有关注。

1936年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函告教育部，正文如下，“奉院长谕：陕西省政府邵主席函陈西北教育依然落后，北平一隅，国立大学居四所之多，请酌迁一所入陕，即以旧有图书、仪器教材作新校基础一案，应交教育部统筹办理，等因。相应抄同原件，函达查照。”在邵力子的函件中，直接的要求是将北平大学西迁，认为将其“迁移西北尤为适宜。”令邵力子想不到的是，同月，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主动向他表示了迁校西安的意愿。陕西方自然是竭诚欢迎，索性提请行政院连同北平大学的动迁一并考虑。

与北平大学的陕西省政府点名想要和北洋工学院的校方主动要求不同，北平师大进陕的初因是另外一种情况。早在朱家骅主政教育部期间的上世纪30年代初期，她就处于“师范大学存废之议”的风口浪尖，虽靠力争坚守了“师范大学”的独立建制，但也由此种下了“可存可废”的口实，每当高等教育处于规模收紧、结构变动之时，北师大很容易陷于尴尬的境地。李蒸校长曾回忆道，“记得有一次去南京，朱家骅确曾向我提出师大在北平不适宜，应当搬开，地点在西安、洛阳或石家庄可以选择。”而北平师范大学良好的口碑，卓越的业绩，庞大的家底，使得她不会轻言搬迁，国民党政府的决策也不能不考虑她的意愿。

战争打断了正常的路径，扭曲了合理的意愿，一切都不可能按部就班。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有的总结性表述，“今长江南北各省既多数沦为战区，则今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不懈，必有赖于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开发，以为支持抗战之后方。”将平津的著名高校以临时合并的方式西迁和南迁，以维持根本的办学存在，是这一大战略的应有之意。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由此，两个因抗战而组合的全国最大的办学体，分别在长沙和西安设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迁址西安，由最初的动议明确为国民政府的正式决定。

二、 风格迥异三校如何一体共处？

以临时大学之名组合三校，既在时间上仓促，也有筹划上的权宜。其核心不外是先保存办学的根底，维系基本的存在。对此，“国民政府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中虽没明指，但不难意会得出。草案给出的理由是，“为使抗战期

中战区内优良师资不致无处效力，各校学生不致失学，并为非常时期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国家需要起见”。

三校作为相互独立的办学实体，有着很强的异质性。北平师范大学的文理基础学科深厚，在教育领域的特色和优势无校可以替代，她还有完备的附属学校系统和教育实验基地。北平大学的学科齐全、根系众多，其法商学院可溯源于1906年成立的京师法政学堂，其医学院则可远溯至京师大学堂的“医学实业馆”，工学院、农学院的前身分别是京师“高等实业学堂”、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至于女子文理学院情况更为复杂，与北京女师大和国立“女子大学”都有学脉上的传承关系。至于北洋工学院，工科是其专长和专长，办学历史也最为最久，立足根基最为纯粹。三校名义上也曾一体过，1928年国民政府试行大学区制，平津、河北的国立高校几乎都挂北平大学的牌子。而北平师大与北平大学由于同处北平，其教师相互兼职和交互流动的比较多。这是三校合作的历史基础。



报纸记载西安临时大学开学典礼

9月10日，临时大学宣告成立，筹备工作全面启动。先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牵头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未到任)、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大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教育部特派员童冠贤、陈剑脩、陕西教育厅厅长周伯敏、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辛树帜为筹备委员，负责“校址勘定、经费支配、院系设置、师资遴聘、学生收纳、建筑设备筹置”等事宜。委员会的组成兼顾了多个方面，体现了协调机构的性质。随后，教育部

又指定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陈剑脩为常委。

临时大学筹备工作的进展并不顺利。中国东部、北部战火肆虐，相对安全的西安很快人满为患，在时任行营主任蒋鼎文、陕西省省长孙蔚如、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北平师大校友）的协助下，办学场所才得以落实。校址分设三处，在城隍庙后街公字四号警备司令部旧址成立总办公处和第一院（国文、外语、历史、家政四系）及第一、第三两院的学生宿舍，在东北大学借用一部分新建的校舍成立第二院（工学院各系及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四系），另租用通济坊大楼成立第三院（法、商、农、医各学院及教育、地理、生物三系）。需要说明的是，西安临时大学的组成院校中，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后来加入。东北大学，作为首所因日军侵华而四处迁徙的大学，先后由沈阳、北平、开封而西安，由于到西安的早，办学空间相对宽绰。师大附中在西安东大街玄风桥22号得以重建，借得张学良卫队的营房40余间办学。



李蒸

西安临时大学不设校长，校务由徐诵明、李蒸、李书田和陈剑脩等四常委商决，采用的是“共同负责之合议制度”。按照西安临时大学公布的“对内对外行文之程序及手续办法”，临大“对外一切公文如呈、令，须用常务委员姓名联署，或用筹备委员会名义；通告、笺函，及毕业学籍证明书等，概以筹备委员会名义行之。”经费虽以临时大学的名义划拨，但“经常费内图书费，由二十二学系（家政系除外）一学院（医学院）平均分配。”“经常费内仪器费，又理、工、农、医四学院及教育系、心理组，就本校开办费之教学设备分配比例分配之。”“经常费内体育用品费，归体育系及全校体育设备用之。”组成各校在形式上虽是联合组织，但各校的实际管理仍主要由原校长负责。

这种“大家的事商量办”“自家的事自家办”的管理体制，再加之国难之时师生同仇敌忾、共克时艰的信念合力，使得迁徙各校暂时缓气以存。1937年11月1日，临时大学开学，师生陆续前来，11月15日正式上课。

三、 临大时期的战时教学与应抗战之需

办学场所有了，三校师生间关绕道，也陆续到来了。恢复教学还面临很多实际问题。平津失陷时间突然，又恰值暑期，根本来不及做有组织的搬迁。三校积

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几乎都留在了故园。百事从头，重新开始，真正是“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何况战争还有另外的附带产品，如：经济的萎缩和物价的飞涨。

筹备委员会呈送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函件，描述了临大办学的窘境。“今本校仅以原三校院三成五之款项办理从前具体而微之事，业加以西安生活及物价之昂贵，原过往日之平津，以彼移此虑有不敷，而来日方长，欲挖肉以补疮恐力劳而事败……况本校僻处西安，一切物质建设均赖自力创造。原有高大房屋洵不多观，既偶有洋式新房，亦与学校装置仪器用具与图书实验不太适宜，若辟作教室授课，则嘈杂之声相闻，空气光线不足，均不易勉强利用。”政府拨给的经费大为压缩，需花钱的地方又太多。

与物质的窘境相比，三校和其他高校的教授和知名专家的到来，使得长期落寞的古都呈现出了人才鼎盛的气象。如黎锦熙、李达、马师儒、李建勋、罗根泽、曹靖华、黄文弼、曾炯、许寿裳、李季谷、许重远、陆懋德、赵进义、傅种孙、张貽惠、蔡仲瀛、张伯声、金树章、郭毓彬、黄得中、尹文敬、寸树声、黄国璋、林凡、岳劼恒、郁士元、李仪祉、蹇先器、袁敦礼、董守义、周建侯、汪厥明、魏寿昆、潘承孝等等 200 多名的硕学鸿儒、学科英才，涵盖文、理、法、商、工、农、医、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这些高质量的师资，大大弥补了物质、设备上的困难，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和稳定。

办学规模受战争的影响很大。正常的招生工作相比平时推迟三月之久，最终在西安分两次招录 311 人。截至 12 月 10 日，加上其他学校的转学生 108 人，西北临时大学在校生共计 1472 人。与战前三校的办学规模相比，在学人数缩减过半。

西安临大的教学呈现出支持军事的特点。根据教育部公布的《高中以上学校战时后方服务组织与训练办法大纲》，高等教育逐步纳入与国防建设相联系的轨道。针对日军飞起叠袭西安，临时大学分别颁布了“防空警备办法”和“防空灯火管制办法”，如“置号兵报告各种警报”“组织巡逻队担任防空警备事宜”“夜间有空袭警报灯火必须全部闭熄”等。军事训练成为常态，不仅“男生须受军训”，而且“女生参加看护训练”，以实演实战为形式的特殊训练队、军事训练队，集中训练、入伍见习、抗战宣传不间断地进行。学术演讲对“(1) 国防科学、文学

与艺术；(2) 战事有关之国际问题；(3) 战时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形；(4) 非常时期教育；(5) 西洋文化及历史、地理、资源各问题；(6) 青年学生之修养问题”给予特别注意，与抗战有关的重要问题优先安排。



1938年初，学生参加西安抗日游行

上述局面并未能维持多久。

1937年11月9日，太原失陷，日军沿同蒲线南下，接着潼关失守，日军军机轰炸西安更加频繁，教学工作越来越难于维持。1938年2月28日学期结束。1938年3月2日，国民政府命令西安临大南迁汉中。从1937年11月15日复课，到1938年3月初南迁，临时大学在西安的

办学仅维持了三个半月的时间，百天而已。如果1937年8月的平津失陷是故园之失的话，这次的再上征程，难免会有“长安再回首”、“国破家何处”的感慨了。

(魏书亮 白 媛)